

CHANGPIAN XIAOSHUO · KUCAIHUA · FENGDEYINGZHU · CHANGPIAN XIAOSHUO · KUCAIHUA · FENGDEYINGZHU

长篇小说

冯德英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苦菜花



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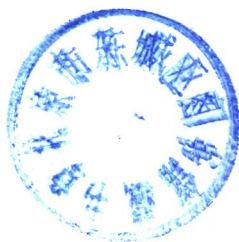
90282178

长篇小说

冯德英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苦菜花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苦菜花 / 冯德英著. — 沈阳 : 春风文艺出版社,
2003. 1

ISBN 7-5313-2492-X

I. 苦… II. 冯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310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阜新市印刷总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 × 203mm

印张: 17 插页: 2

字数: 389 千字

印数: 1—5000 册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臧永清 温去非

责任校对: 白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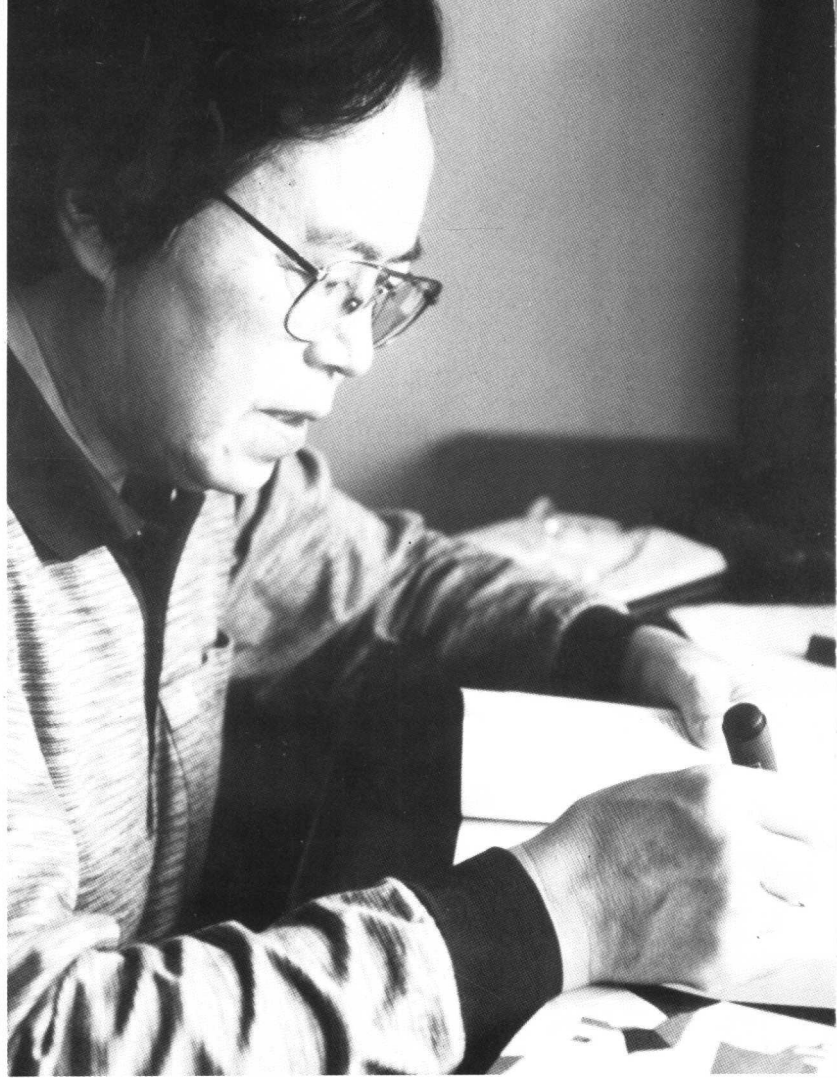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设计: 冯少玲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冯法英

写在新版“三花”前面

冯德英

人们习惯于把拙著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山菊花》（上、下）统称为“三花”，向我索书定要“三花”，认定“三花”是一部不可分割的三部曲。其实并非如此，这三部长篇小说相互之间的人物关系、故事情节，都没有直接地联系和瓜葛，是独立成书的。当然，它们也有很大的共同点，三部小说都是描写山东半岛胶东地区人民斗争生活的，时代的连贯性——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——结合紧密，书名都是花字，又出自同一作者之手，如此便是“三花”的由来吧！

《苦菜花》是我的处女作，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，不仅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文学作品。为了这本书的创作，从1953年开始酝酿、构思，学习钻研，到1955年写成初稿，用去了三年多的我在军队的紧张工作的业

余时间和节假日。同年秋天，我把一大包稿子寄给北京解放军总政文化部，并附上一封给该部陈沂部长的信，大意说，我是某部队的一个十九岁的排级干部，共青团员，利用工作之余，写了一本小说稿子，自知水平很低，达不到出版要求，只求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指教……“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”很快来了信，称我寄去的稿子和给陈沂部长的信，都已转到他们手里，他们会及时把意见告诉我……然而，这一等便等了一年多！这怪不得编辑部，因为反胡风引发的肃反运动，文艺界是重灾区，一切正常业务工作都要停下来为政治运动让路。好在1956年冬至1957年春，我在编辑部热情支持、帮助下，在大张旗鼓的反右运动前夕，很顺利地完成了修改定稿工作，不然，又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去了。

《苦菜花》初版于1958年1月，是解放军文艺社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，由天津画家张德育做的彩色插图，而之前该社的“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”编辑的书，都是交给地方的有关出版社出版；之后，为了庆祝新中国建国十周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从全国范围精选一批文学作品出版，我趁机对入选的《苦菜花》做了些枝节性的修饰，并把应约发表过的一篇谈该书创作情况的文章，收做后记，此后出版的各种本子，包括外文译本，都是根据这个版本来的，直到“文革”之前，没有再修订过。“四人帮”被粉碎后不久，迫于当时的形势，再版时又做了些删节；随着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好转，很快又恢复了原来的版本，也就是读者现在看到的样子。

《迎春花》的写作过程则简单多了，在处女作出版后激起的热情的推动下，为了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，我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，于1959年春写完四十五万字的小说《迎春花》，上海的文学杂志《收获》一期全文登出，新华书店征订了一百

万册，因为纸张紧缺，暂时只能印出四十万册。但是，《迎春花》很快就引起了很大争论，争论的焦点是一些人认为该书在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上，有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，失于色情，有副作用；有些批评者更进一步认为，《苦菜花》也存在这个问题，值得作者警惕！于是，我在有关领导的指示下，对《迎春花》做了局部的修改，篇幅也减少了五万字，于1962年再版；文革结束不久重新出书时，又对这方面的描写进行了一次修删，以期男女关系的描述更“干净”；但是，随着形势的变化，原来就不赞成这种“干净”的同志，反对修改，编辑部便又找出第一版的《迎春花》，要按这个版本重新出书，我同意了。这次也按初版付梓，相信广大读者有自己的鉴别能力，孰对孰非，会做出自己的判断。

当然，事情的进展并不总是天遂人愿一帆风顺。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乍起，我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，因为我是早在1964年，就被“文艺革命旗手”江青点名批评写了坏小说《迎春花》的作者，而且抗拒她的指示。很快，《苦菜花》和它的姊妹篇《迎春花》及尚待出世的《山菊花》，便遭到无情的批判，被定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、阶级斗争调和论、革命战争恐怖论的和平主义、爱情至上及有黄色毒素描写的三株大毒草，成为禁书。

世上的事有时是很难预测安危福祸的。《山菊花》的出世过程，即从1963年11月上集稿子脱手，到1981年11月下集定稿，在这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，命运多舛，可谓“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依”，充满戏剧性。在我完成它的上集时，曾明言超不过前“两花”就不要出版。我所在单位主管文宣的空军政治部王静敏副主任，阅完书稿后，感动泪下，赞赏有加，批准出版。可是没有多久，随着反对国际现代修正主义气候的升

温，国内的“阶级斗争”的氛围也日益浓烈。编辑们最终得出结论，这样的稿子现在不敢出，要出，得修改；而要改掉的，正是里面最感人的那些部分。我选择了宁愿不出，也不改，书稿搁在那里。但书虽然没有出，炮制这株大毒草的罪责却一点也没有减轻，勒令将手稿交出去批判，连王静敏主任也逃脱不了干系。我极感悲哀，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也遭厄运，可它俩总是出生了，发行遍及全国，国外也有翻译，也算风光了好几年；而这个“山菊花”，还没面世，便被批判斗争得体无完肤，连“寿”都没有，就和它的“两花”姐姐一起“正寝”了，岂不更加哀哉！然而，出乎意料的事情又发生了，林彪事件爆发的第二年——1972年，我从贵阳空军五七干校返回北京等待“复查”落实政策的日子里，单位里的一位秘书同志告诉我，机关堆放杂物的屋子里，有一包像是稿子的东西，一直无人问津，不知是不是你的……一见到那熟悉的白粗布旧包裹，我的心颤抖得说不出话来，泪水夺眶而出……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上苍护佑，这部注入我大量心血的，讴歌胶东人民革命战争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、崇高善良的道德操守、坚贞不渝的热烈情爱的书稿，竟能在“无情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造反派”的铁掌中逃生？竟能蒙混在乱纸堆里盖着厚厚的尘埃幸存下来？转念一想，这部“山菊花”稿子，当初还幸亏被勒令交出去批斗，否则留在我自己家里，全家被扫地出门去“五七干校”劳动改造时，谁也不会还顾及带上这个“惹祸精”，那样一来，惊恐万状的家人，也会将它付之一炬或扔进垃圾堆的。如此，也就不会有1979年上集、1982年下集，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同时出的两个版本的《山菊花》了。这可真应了那句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”的老话。

每个作家的创作道路是不会完全相同的。这是因为，作者

为什么要写——创作的动机，写什么——创作的题材，怎么写——创作的方法，都和其本人的生活阅历、个性爱好、立场观点、周围环境密切相关。而这些方面，很难是人人相同的。

像我，本来是个只念过五年小学的人，怎么会想到搞文艺创作呢？我那么年轻，第一次发表文学作品，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，又是什么特殊的天才使然？这是迄今为止，常常有人探寻追问的两个问题，甚至还听到过《苦菜花》不是出自我手的妄断流言……

我之所以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，并且能比较早地“少年得志”、“一鸣惊人”，不是年轻幼稚的作者有什么特别的天才，而是得益于我从童年时代开始所处的革命战争环境和我接触过、看到过、听到过、参加过的激烈残酷的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的人和事。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，我周围的亲人、村间邻居，不分男女老少，同仇敌忾，为正义的斗争，献出自己的所有。无数的共产党员，八路军、新四军、解放军指战员，革命干部群众，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，浴血奋战，其英雄的壮举，崇高伟大的精神，惊天地，泣鬼神！我得天独厚地有幸生长在那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上，耳濡目染英雄人民的可歌可泣的业绩，为我储存了一个开发不完的高尚品德、优美情感、善良性格、坚贞不屈的牺牲精神的宝藏，使我的创作激情和原料，有了用之不竭的旺盛的源泉。为此，我特别热恋我的故乡昆崙山，爱那里的人民、风俗语言、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，爱她的过去和现在。

作家的作品是时代的产物。只有表达了人民的实际生活真实心愿的作品，才是时代脚步的记录，才具有时代精神，才有审美价值和传世的生命力。

此次在春风文艺出版社的帮助下，在近半个世纪之后，又

推出了最新版本的“三花”。我对自己是有自知之明的，如上所述，“三花”的产生，很大原因是依赖于客观的因素，也属作者年轻之作，不足及浅薄甚或谬误之处，可称屡见不鲜，俯拾即是；还有，在一些情节的描述上受时代局限在所难免。不过，尚可聊以自慰的，是那份感情是真挚的，是用一颗炽热的心去爱去恨，是那些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；而这些，让进入晚年另一个时代的我再来写，恐怕也难以办到了。这便是我愿将原汁原味的拙作“三花”，再次献丑于读者的初衷。

以上是我想向关心“三花”的读者交代的一些话，就作为此书新版的前言。

2002年11月
于青岛三花庐

主要人物表

- 母 亲——冯仁义的妻子。
- 娟 子——全名冯秀娟。母亲的大女儿。共产党员。后为区妇救会长。
- 冯 德 强——母亲的大儿子。共产党员。八路军于得海团长的警卫员，后转业为县儿童团长。
- 冯 德 刚——母亲的二儿子。
- 秀 子——母亲的二女儿。村儿童团长。
- 冯 仁 义——母亲的丈夫。共产党员。
- 姜 永 泉——区委书记。娟子的丈夫。
- 冯 德 松——母亲的侄子。初为王官庄党支部书记，后担任区长。
- 兰 子——德松的妹妹，共产党员。
- 七 子——农民。共产党员。
- 王 长 锁——长工。杏莉母亲的情夫，后两人正式结婚。
- 杏莉母亲——原为汉奸特务王东芝的妻子。
- 杏 莉——王长锁和杏莉母亲的私生女。冯德强的未婚妻。
- 花 子——共产党员。后为王官庄的妇救会长。
- 老 起——长工。花子的丈夫。
- 四 大 爷——花子的父亲。
- 老 德 顺——王官庄的村长。

婵 子——娟子的姨姐，汉奸杨翻译官的姘头。

于 得 海——八路军某团团长，后为东海区司令员。

柳 八 爷——原为一股流寇式的农民暴动武装的领袖，后为八路军某团收编，担任营长职务，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老 号 长——该团团部号长。

于 水——于得海的儿子，团政委的警卫员。

王 东 海——八路军某团班长、警卫排长、后提升为连长。花子的未婚夫。

马 排 长——柳八爷部下的排长。

纪 铁 功——八路军某部兵工厂主任。共产党员。

赵 星 梅——纪铁功的未婚妻。区妇救会长。

白 芸——八路军某团卫生队长。原王官庄小学教员。

王 唯 一——王官庄大地主，汉奸，伪乡长。

王 柬 芝——王唯一的叔伯弟弟，日伪派回王官庄的汉奸特务。

王 竹——王唯一的儿子。伪军中队长。

玉 珍——王唯一的女儿。

宫 少 尼——王官庄小学教员，王柬芝手下的汉奸特务。

吕 锡 铅——王官庄小学教员，王柬芝手下的汉奸特务。

淑 花——王柬芝的小老婆。

庞 文——日军大队长。

杨翻译官——庞文的翻译官。

孔 江 子——伪军分队长。玉珍的情夫。曾投诚过来，后又叛变。

楔 子

在山东昆嵛山一带，到处是连绵的山峦，一眼望去，像锯齿牙，又像海洋里起伏不平的波浪。山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繁茂稠密的草木，人走进去，连影儿也看不见。

春天，大地从冬寒里苏醒复活过来，被人们砍割过陈旧了的草木茬子，又野性茁壮地抽出了嫩芽。不用人工修培，它们就在风吹雨浇和阳光的抚照下，生长起来。这时，遍野是望不到边的绿海，衬托着红的、白的、黄的、紫的……种种野花卉，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，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，直向人心里钻。无论谁，都会把嘴张大，深深地向里呼吸，像痛饮甘露似的感到陶醉、清爽。

夏天一到，这青山一天一个样，经过烈日的曝晒，骤雨的浇淋，那草木就蹿枝拔节很快地长起来，变得葱茏青黑了。这时，山地里一片青纱帐起，那些狼呀山猫子呀野兔子呀……，逍遥自在地活跃在里面，就像鱼儿游在海洋里那样。

到了秋天，几阵凉风，几场大霜，草木枯萎了，但它们成熟了的种子，却随风到处散播，传下了后代。

一场大雪，给山野盖上了被子——过冬了。惟有松柴树不

怕寒冷冰雪，依然苍葱地站在白皑皑的雪地里，随着凛冽的西北风，摇晃着身子，发出尖刻刺耳的呼啸，像是有意在蔑视冬天。人们传说，松树所以四季常青不怕冬，是因为当年唐僧取经时路过山上，急着逃避妖怪的追赶，不小心被松树枝划破了胳膊，松树针上沾了唐僧的血，从此它就长生不老了。

在数不尽的山洼里，山坡上，山麓下，点缀着如同星星一般的村庄。村子的大小不一，有一两家三四家的，有十几家几十家的，也有少数一百家以上的。村子的周围都长满了树木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只要看到远处一片灰蓬蓬的树林，那就是个村庄了。

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真是一点儿不假。这里的人们一天到晚同山打交道，就连说话也离不了“山”字。他们称打架叫“打山仗”，孩子丢了东西就会告诉母亲：“我满山找也没找到。”母亲责备调皮的孩子，就会喝道：“你满山跑什么呀！”

然而，尽管这么多的山，这么多自然生长出来的财宝，就像这么大的地球上而仍然有人没有立足之地那样，有的人还是没有柴烧。难道说，这荒山还有主吗？奇怪的很，就是有。

那些有权有势的人，任意在肥沃的山地上，繁密的草木中，埋上一块石头，做下一个记号，就可以庄重地宣布：这几个，几十个，甚至几百个几千个山岭，属于他私有了。从此，别人再休想去动一草一木，掘一筐土、搬一块石头。

这就是法律！天经地义的法规啊！

人们苦，苦难的人们啊！

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深山里，用双手在乱石荆棘中开拓求生的每一寸土地。父亲折断了腰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汗，儿

子从那双干瘪如柴的手中，接过残缺的镢头，继续着前辈的事业。

这样一代一代经过了许多年岁，才在笔直的巉岩上，开垦出和罗丝纹似的一块一垅的土地。这土地是人们的血汗浸泡而成的！这堤堰是人们的骨头堆砌起来的！

人们像牛马一样的劳动着。赤着双脚，在荒芜嶙峋的山峦上，踏出一个个崎岖的小道。他们用麻袋将粪料一袋一袋扛到地里，用泥罐子提水，浇灌着青苗。这一切都是和浑浊的血汗交融着进行的呀！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孩子很少能见到父亲。因为当他还在睡梦中时，父亲就起身顶着满天星星上山去了，赶晚上父亲伴随着月亮的阴影回来，那时候，抓了一天泥的孩子，早已紧紧地闭上了困乏的小眼睛。可是劳动所得的果实，却要大部分送给主人，因为这山是人家的呀！

长期痛苦生活的磨难和有权势人的不断迫害，使这些贫苦的人们具有一种能忍受任何不幸的忍耐力，他们相信该穷该富是命运注定的，自己是没有力量也没有权力来改变的。他们像绵羊一样驯服，像豆腐一样任人摆布。

对于天下大事他们是很少知道，也并不想知道。因为从古至今不管怎么变化，不管哪个派别来，都要纳税交粮，少交一粒也不行。

这里七八个村子为一个乡，人们就知道乡公所是衙门，是决定他们死活的机关。大多数人在受了屈辱和压榨后，就用祖上传留下来的忍受惯了的卑屈性情忍受下来，不敢去告状。他们知道，“衙门口，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这句话的意味。他们也看到，有些人在屠刀按到脖子上的时候，绝望地挣扎着向刽子手扑去。可是得到的下场是何等的悲惨！不是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就是走这两条路：一是逃到深山野林里，结合

一伙同命运的人当“红胡子”^①，专门打劫富豪枪杀仇人；一是奔跑到关东^②去谋生。

被逼上山的“红胡子”一天天的多起来，在人们忠厚善良的心胸中，慢慢地爬上了一个东西：“懒汉争食，好汉争气”啊！这是争气的好汉子！这东西深深埋藏在他们的肺腑里，不易起动。只有抽动了它的导火线，它才会天崩地坍的爆炸。

① 红胡子——是群众对被迫逃到深山野林中和财主作对的人们的称呼。统治阶级则称他们是土匪。

② 关东——即东北。

第一章

秋天了。漫山遍野发了黄，是收割庄稼的时节了。今年的雨水频，这是山地最喜欢的。谷子被饱满坚实的大穗儿压弯了腰，随着微风，一起一伏地荡漾着。

庄稼长得真好啊！可是，人们的心里像铅块一样重。因为日本鬼子占了县城，汉奸、特务、伪保安队经常出来胡作非为，除了地租田赋之外，又加上了什么“维持费”、“保安粮”等苛捐杂税，日子越过越难了！

在山坡上，一块狭长的谷地里，有两个女人，正在割谷子。干枯的谷叶儿，相互摩擦着，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谷根儿带起的尘土，飞扑到她们的眉毛上、头发上。天气还真有些热呢。她们不断用衣袖揩拭额上和流到脸腮上的汗珠，把滑到脸上的散发理到耳后去，也时常交换着一两句话语。但从不停止手中的活计。

割到了地头，她们站起来，其中一个年老的说：

“娟子，歇会儿再割吧！”

“你歇着吧，妈！俺不累。”娟子说着，擦擦额上的汗珠，把掉到胸前来的那根又粗又黑用红头绳扎的结结实实的大辫